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周祖谟题



周荐 著 刘叔新 审订



语文出版社

HANYU CIHUI YANJIU SHIGANG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周 荐 著

刘叔新 审订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471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周荐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8
ISBN 7-80006-920-6/H·195

I. 汉…
II. 周…
III. 汉语-词汇-现代-研究
IV. H136

HANYU CIHUI YANJIU SHIGANG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周荐著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平谷兴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8印张 198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定价: 12.00元

序

刘叔新

三年前，词汇学专书《同义词语的研究》刚问世时，据我所知，年青的作者周荐同志就马不停蹄地作更大范围的学术总结，撰写着《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了。短短三两年里，除了完成大量教学工作和其他科研任务以及处理好各种事务，居然还使这部专著大功告成，拼搏的干劲、迅捷的速度，令人惊叹不置。

汉语词汇的研究，尽管真正形成词汇学这样一门学科为时并不很长，但是从肇始至今毕竟绵延了七十多年，笼统地说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虽比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研究的深广度从全局看虽难同汉语语法研究相竞比，但是数十年间也已研究到汉语词汇的方方面面，得出了相当丰厚的成果，形成了一支拥有老、中、青三代的不算很小的队伍。特别是，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研究进展的步子逐渐加快，展现出研究的新方法、新内容、新角度、新路子，进入九十年代更是论著明显增多，质量有所提高。现在，看来汉语词汇学是终于走出低谷，要步入一个较好发展的新时期。处在这样一种转折的关键时刻，研究者似乎很有必要冷静回顾一下过去汉语词汇研究的情况，以弄清触及和探讨了什么样的问题，达到什么样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比较各种不同的观点、理论，在方法和方向上衡量得失，吸取教训。可是数十年间，大大小小的有关文章著作难以胜数，形形色色的问题纷繁纠结，各种各样的观点杂然并陈，实在不容易看清脉络，看出要害和症结。这需要专人对这段虽不很长、却也异常复杂的汉语词汇研究过程，作一番总

结——写出研究史来。

汉语语法学史，近些年已有颇具规模的专著出版。汉语词汇学，不是也应当有类似的历史评述性的著作吗？

现在，适应着需要，周荐同志写出了《汉语词汇研究史纲》，着实使人高兴！这第一部汉语词汇研究史的问世，一定会对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起可贵的促进作用。

通阅整部书稿，发现有三个特色，值得一提。第一，溯源辨流，分期得体。汉语词汇现象最初是怎样被学者所观察和研究的，某个观点或认识最初是怎样提出来而以后又如何嬗变、发展的，作者都交代得很清楚。微观上，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能跃然于纸页；宏观上，汉语词汇研究阶段性的演进，也眉清目楚。作者把汉语词汇的研究史划分为萌芽时期、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停滞时期、走向繁荣时期等四个阶段。多数阶段内又再分出不同的发展段落。如草创和初步发展阶段分为五十年代上半叶——现代意义的研究的开始，五十年代下半叶——研究的多侧面铺开，六十年代上半叶——冷静的分析、深入的研究；走向繁荣阶段区分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叶——整顿、恢复和发展，八十年代后叶——研究视角的进一步扩大，九十年代——总结、完善和提高。这不仅大体符合汉语词汇研究发展进程的基本情况，抓住了每一个发展阶段和小段落的特点，而且确实能使数十年相当繁复的研究史实化为一个简明、醒目的“史纲”而呈现于读者眼前。第二，夹叙夹议，史述与评论交融。一般地说，讲学术研究史，为了理清脉络，交代史实，容易只顾作客观的叙述，以致求得平实而失却活泼，做得不好还会沦于刻板呆滞，枯燥乏味。《史纲》没有这种表现。作者自始至终在客观叙述史实中贯串着自己正确的学术观点，融注进个人浓厚的学术感情，评鹭得失，辨分正误。因而，全部书稿读下来，在了解到史实的同时，还往往会被作者的议论激起共鸣，触发起深思，时而因争论交锋带有作者评点的

精采介绍而感到浓郁的趣味。第三，评价稳妥，褒贬严正。这是最突出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撰写某个学科的研究史，必然触及众多同行的论著。对于周荐同志来说，书里要提到的同行还大多是长辈，其余也会是同辈学者。如果不严格坚持只论学术表现的原则，要讲谦恭之礼，讲交谊情面，那么不要说周荐同志这样的年青学者，就是老一辈的学者也断难下笔介绍和评述的。讲辈份情礼而写出的学科研究史，不会是真实反映客观的史。《史纲》的作者以忠实于学术的原则为写作的唯一指导原则，这一点做得很好。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史纲》作者表现出这样一种严正的作风：只从科学性的准则出发来评述，只就事论事而不冲着任何个人来说意见；论点、论著，该肯定就肯定，该指失就指失，不管涉及的学者是谁。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确实贯彻全书正文始终。只举两个很一般的、远非典型的例子。作者在正文中列举出任何一位学者时，都一概是指名道姓的，丝毫没有尊敬这一位、不尊重那一位的表现。作者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放进历史的介绍、述评中来；对自己的东西，他一样站在客观评述者的立场上来说话。该肯定的，也还是肯定，并不避嫌，尽管绝不像对别人那样赞扬自己；而自己的论说有毛病，也同样披露出来，如谈到他的论文《等义词语的性质和类别》时，就指出扩大等义词范围的论点有误，受到了批评。对于学科研究史一类著作来说，撰写者只据学术准则而公正不阿，实在是太重要了。《史纲》正由于作者赋予它公正不阿的特质，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价值。

当然，《史纲》并不完美。我感到，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全面总结出汉语词汇研究在方向上、方法上的得失，指明今后应该主要吸取什么历史教训而求得更大进展。不过，对于年青的作者，对于这第一部汉语词汇研究史，是不该以完美无缺来苛求的。无论如何，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力，从无到有的创立之功，

总应当充分肯定。

如果从对发展汉语词汇学能起的积极作用来估量，我想，这部新著必会受到语言学界的欢迎。对于那些准备研究汉语，特别是打算研究汉语词汇的学人来说，这更会是他们急需的重要参考书或入门之书的。

一九九四年仲夏写于南开园

目 录

序·····	刘叔新(1)
绪论·····	(1)
一 中国传统语文学对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1)
二 普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的指导·····	(2)
三 现代汉语词汇学史的分期·····	(4)
四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趋势·····	(7)
第一部分 萌芽时期(“五·四”前后——四十年代末)·····	(9)
第一章 “五·四”前的零星研究·····	(9)
一 从材料上看,是古代的·····	(9)
二 从方法上看,有承袭,也有借鉴·····	(10)
第二章 “五·四”后三十年研究的创新意识·····	(13)
一 研究材料上的古今嬗变·····	(13)
二 初步的探索:形式和意义·····	(15)
小结·····	(22)
第二部分 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五十年代初——六十年代中叶)·····	(24)
第一章 五十年代上半叶——现代意义的研究的开始·····	(24)
一 词的观念的确立——词本位·····	(24)
二 关于基本词汇问题的讨论·····	(27)
三 对词的结构形式的探讨·····	(30)
四 对词的意义内容的探索·····	(32)
五 对熟语问题的摸索·····	(33)
第二章 五十年代下半叶研究的多侧面铺开·····	(35)

一	对词的内容的全面研究·····	(35)
二	对词的形式的研究的深化·····	(41)
三	确定词汇所包括的单位类型:词和固定词组·····	(50)
四	探讨词汇的构成——基本词汇的特点、一般词汇的范围·····	(57)
第三章	六十年代上半叶:冷靜的分析, 深入的研究·····	(69)
一	同义词研究的新视角——寻找形式标准·····	(69)
二	探求熟语的种类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76)
三	对新旧词语研究的展开·····	(78)
四	对一些词汇理论问题的探索·····	(80)
第四章	两部奠基性的词汇学著作及其继响·····	(83)
一	孙常叙和《汉语词汇》·····	(83)
	周祖谟和《汉语词汇讲话》·····	(85)
三	《现代汉语词汇》(1959)·····	(86)
	小结·····	(86)
第三部分	停滞时期(六十年代中叶——七十年代下半叶)·····	(88)
第四部分	走向繁荣时期(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	(91)
第一章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叶: 整顿、恢复和发 展·····	(91)
一	注重从方法上求证的词语意义研究·····	(91)
二	对词、词汇性质的再认定·····	(126)
三	对词的结构形式的研究再度展开·····	(131)
四	熟语研究的新创获·····	(138)
第二章	八十年代后半叶: 研究视角的进一步扩大·····	(150)
一	词语意义的研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深入开展·····	(150)
二	对词的结构的新认识和对词汇体系问题的再探讨·····	(165)
三	对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划分标准的再认识和对一 般词汇内各类成员的深入研究·····	(173)

四	熟语研究中的新情况·····	(182)
五	词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185)
第三章	九十年代:总结、完善和提高·····	(190)
一	对词语意义进行全面的总结性的研究·····	(190)
二	对词的结构的研究再度掀起高潮·····	(204)
三	对词汇单位类集的深入开掘·····	(210)
四	对熟语的研究仍呈不衰之势·····	(217)
五	词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继续深入开展·····	(220)
第四章	几部主要的词汇学著作介绍·····	(230)
一	张永言和《词汇学简论》·····	(230)
二	武占坤、王勤和《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231)
三	符淮青和《现代汉语词汇》·····	(232)
四	葛本仪和《汉语词汇研究》·····	(233)
五	刘叔新和《汉语描写词汇学》·····	(233)
六	A. И. 谢米纳斯和《现代汉语词汇学》·····	(235)
小结	·····	(236)
后记	·····	(241)

绪 论

一 中国传统语文学对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现代汉语是以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而诞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是在现代汉语形成之后，对它的词汇方面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正式形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语文学在中国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以汉初的《尔雅》为代表的一系列雅书、汉末的《说文》为代表的一系列字书，直到清季学者们的研究，传统语文学中的训诂学、文字学在对字义（有不少字义就是词义）的考辨、分析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以清代高邮王氏父子为代表的训诂学家，更把这种对字义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中国语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这些学者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现代汉语词汇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源流关系，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譬如，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同义词的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训诂学中同训的方法的启发；词义系统问题，宋元之际的戴侗也在其《六书故》一书中作过探讨；现代常常谈到的偏义词，清人王引之的也已作了较为详明的分析。

语文学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不同于语言学，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则是显然的。可以说，现代汉语词汇学以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训诂学、文字学的巨大成就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在发展中得到了完善，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词的意义的研究，包括词义的来源、分化和发展，词与词意义间的关系等。数十年来的现代汉语词汇研

究成果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 普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的指导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普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词汇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词”“词汇”“词汇学”，术语及其概念本身，都是从国外语言学理论引进的。“词汇学”在中国的建立，更主要得益于前苏联的语言学。

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一段时期里，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曾把西方的语言理论介绍到中国，其中即有词汇学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如马建忠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就是采用西方的语言理论系统地描写汉语的第一部著作。《文通》虽是语法著作，所分析的材料是古代汉语，但是，它也涉及了一些词汇问题，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实字卷之二”中，马氏谈到了普通名词（公名）和专有名词（本名）的问题，他说：

名字共分两宗，一以名同类之人物，曰公名。“禽”“兽”二名，凡翼者皆名曰“禽”，凡蹄者皆名曰“兽”，故“禽”“兽”名为公名。凡名之不止名一物者，皆此类也。一以名某人某物者，曰本名。曰“尧”曰“舜”者，古今来止一人为尧，一人为舜，故称曰本名。“嵩”“岳”“泰”“岱”，止一山之名，“江”“淮”“河”“汉”，止一水之名，皆曰本名。

马氏也谈到了构词方法的一些问题，指出：

按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双字同义者，如“规模”“威仪”“形容”“纪纲”“典章”“矩矱”“德政”“礼乐”“度数”“制度”“性命”之类。其对待之名，率假借于动静诸字，如“古今”“是非”“升沉”“通塞”“升降”“可否”“安危”“出入”“宽严”“否泰”“因革”“盛衰”“进退”之属。

马氏所谈到的不少内容，都为后世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吸收和采纳。

本世纪中叶以来，普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指导作用就更加显然。五十年代初，约·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后，在数十年时间里对中国语言学界发生着影响。这本书中所谈到的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的问题等词汇学的内容，也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尽管其中的一些提法今天看来已经未必十分妥当。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理论也为现代汉语词汇学借鉴、吸收。自六十年代开始，现代汉语词汇学界在研究词语的意义时不再单纯地就意义论意义，而把对词语意义的研究纳入结构的框架，研究词语意义的组织关系，从而使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在方法上得到了更新。七十年代，先由美国人类学家发明后来成为语言学的方法的义素分析法，也被引进汉语，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种方法，使现代汉语词汇语义研究获取了形式的手段，这为现代汉语同义词语、反义词语等的研究开拓了新路。这些事实无不证明普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普通语言学并不专指由西方引进的语言理论；中国古代学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有过对语言本质等问题的卓越见解。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学者荀子（约前313—前238）在他的《正名篇》中曾就语词的起源、构词原则、词语和其所指事物对象的关系等问题阐述过他的语言观。尤其是在词语和词语所指的事物对象的关系（荀子称作“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更发表了他精辟的见解，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无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也还有着重要的意义。荀子对词语和其所指事物对象的关系的这种认识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能正确地解决在古希

腊争辩了几百年的问题，而在于他指出了语词成立的社会因素”，“因此，他所写的《正名篇》就成为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语言论’。”（见邢公畹《谈荀子的“语言论”》，1962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5版）荀子对词语本质的认识，对我们今天正确地研究词语，研究词语和其所指事物对象的关系，明确词语的社会性，无疑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现代汉语词汇学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方面借鉴西方和中国古代的语言理论不断地丰富着自身，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学科建设丰富着词汇理论，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的理论建树的词汇学论著。这是现代汉语词汇学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下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三 现代汉语词汇学史的分期

现代汉语从正式形成至今还不到八十年的时间，伴随现代汉语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历史也并不很长。但就是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史中，现代汉语词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萌芽、草创到稳定发展以至走向初步繁荣的过程。

现代汉语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告诞生的。“五·四”之前虽曾有人提倡过白话文运动（如戊戌变法时代袁廷梁曾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见袁著《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外大事汇记》“论说”卷之三），也曾有不少白话文读物涌现出来（据谭彼岸统计，戊戌变法时代“白话读物如潮水一样涌出来了，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见所著《晚清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又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作了彻底的批判之后才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也曾有学人对词汇提出过较为新颖的见解（如章

士钊《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但是那些认识还比较零散而不成系统。这一时期的初步探索，可称为前语言学时期的词汇研究。以批判旧文化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言文一致，促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诞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汉语词汇学一改过去的语文学的那种专注于典籍、为解读经书服务的传统而转变为注重活的语言、努力探求语言词汇的特点和规律、方法上全新的语言学专门学科。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末的三十年时间里，现代汉语词汇学基本上还处于萌芽和草创的时期。这一时期，汉语语言学虽已借鉴、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先进的理论，但只在语音尤其是语法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词汇学方面未见有具开拓性的论著问世。词汇学方面很少的一些研究多在语法学的论著中加以介绍，如二十年代黎锦熙的《黎锦熙的国语讲坛》（中华书局1921年版），三十年代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四十年代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年—1944年版）、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只有极个别的学者留意到词汇研究的重要性而撰专文加以探讨，如薛祥绥的《中国言语文字说略》（1919年《国故》月刊第四期）、黎锦熙《复音词类构成表》（1923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汉语词汇学在前苏联的语言学的影响下得以建立。许多学者都投身到这一学科的研究中，研究的队伍不断地壮大；许多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研究的领域日见拓展；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再拘泥于旧有的一套模式，研究的方法愈益新颖；一批重要的词汇学专门著作涌现了出来，如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王勤和武占坤的《现代汉语词汇》（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及陆志韦等的《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崔复爱的《现代汉语词义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高名凯和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形成了一个可喜的局面。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被迫中断。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文坛荒芜,只有极少数学者写出了为社会所急需的著作,如李行健和刘叔新的《怎样使用词语》(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从“文革”结束到现在的新时期,是现代汉语词汇学走向成熟、开始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中老年语言学家迸发出蓄积已久的研究热情,纷纷著书立说,新一代青年学者也积极投身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队伍中,研究的方法新中求新,研究的范围、领域和成果都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武占坤和王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叔新的《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葛本仪的《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李行健的《词语学习与使用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张静和蒋荫柞的《词和词汇》(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许威汉的《汉语词汇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现代汉语词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史式的《汉语成语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国凡和高歌东的《歇后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惯用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洁修的《成语》(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温端政的《歇后语》(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孙维张的《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刘广和的《熟语浅说》(中国物资出版社1989年版)、任学良的《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谢文庆的《同义词》(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反义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刘叔新和周荐的《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也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论文。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预示着更加繁荣、兴盛的时期的到来。

四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趋势

现代汉语词汇学在初创时期曾明显地带有语文学的痕迹,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与语法学、逻辑学纠结难分。属于语文学的训诂学,虽然也研究词的意义,但却是考辨性的,目的是为解读经书服务,有其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语法学中的词法学最容易混同于词汇学,它研究词的构成、变化和分类的规律,探求词的语法形式和语法形式所负载的语法意义。词汇研究可以参考语法研究的某些方法,但是把词汇学的对象视作语法学的研究内容,甚至用语法学来代替词汇学,取消词汇学的存在,都是不合适的。逻辑学是思辨的科学,它可以用来帮助词汇学中意义的分析,但毕竟和属于语言学的词汇学不是一回事。

从数十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呈两大趋势:一,分工越来越细。早期的词汇学,既研究词语的构造,词汇的组成、发展、变化,词语的意义,也研究词语汇集在词典中的状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对词语汇集在词典中的状况的研究已独立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词典学,词汇学已很少再承担对它的研究。近些年来,对固定词组和一些固定语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熟语学;对词语意义的研究,也开始汇入语义学研究的洪流,成为词汇语义学。熟语学和词汇语义学目前在方法上还远不如词典学成熟,因此,估计它们在短时期内还很难脱离开词汇学而完全独立出来,但是它们独立的倾向却越来越明显。二,不断地借鉴、吸收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词汇学在数十年的发展史中,引进、吸收了一些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地充实、